

海角天边



当阳光漫天的金色与海岸的斑斓、大海的蔚蓝交织
心中就涌出梦想的天堂



风轻云淡时 印入眼帘的竟是如此静谧的世界



朵朵浪花 终归波平
淡然若水 淡定轻松



碧蓝的海面 荡漾着轻柔的阳光
编织那无边恣意的徜徉



旅行 抓住生活的每一朵浪花
串成最美的记忆 温暖日后的岁月



飞行中俯瞰的感觉 远眺的感觉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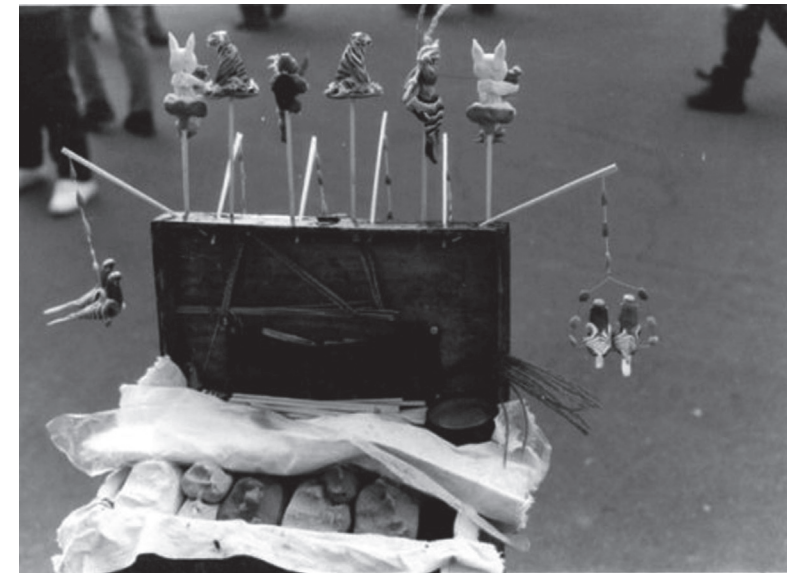
视界



物语三千 复活我们的历史
乡愁记忆 寻回曾经的生活

第4期 (总第4期)

手上心间



面塑
养育人的五谷
一与人的心思相合
就挥洒出性情与灵气

老布鞋
千针万线
千叮万嘱
路越长 牵挂越长
坎越多 感念越深



水桶 父亲背上的水桶 是想背出孩子的希望
母亲手里的石臼 是想酿出家的甘甜



聚子 劳动孕育智慧 一个普通的树杈
记录下多少先祖的追寻

编者按

人永远离不开养育自己的土壤，我们若想更好地活在当下，就应当经常回望来路、重访历史。只有探寻生活的源出和真谛，才能觅得灵魂的归宿。本期《视界》所选的图片有砖墙瓦檐讲述的流年、门隙窗边透露的光阴、手上心间传递的关怀，还有海角天边的美丽，带我们重访家园的朴素与亲切，感受世界的美与多彩。

《视界》的主旨是让读者通过图片阅读人生，回顾历史，展望世界。我们期盼着收到大家的反馈与回应，并将在每期刊登师生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。在此，本刊面向全院征集以“物语三千·乡愁记忆”为主题的摄影和文字稿件，期待分享大家对生活的记录与情感。

投稿邮箱：

wddghf_1234@126.com

门隙窗边

犁
 从茹毛饮血中走来
 在天、地、人、五谷百草中织出条条纽带
 历几万年、几十万年、乃至……
 却依然是简单的组合 简单的朴拙



门铰
 每次离家回家
 都是你把家的感觉凝聚定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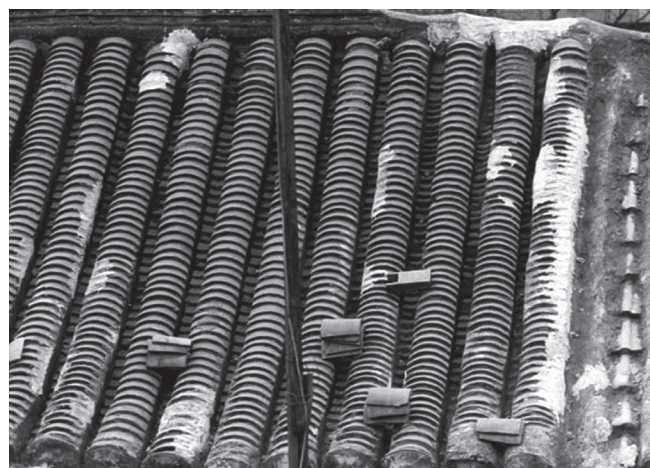
老院
 每当走到这里
 总感到有一种光芒把我照亮
 总盼望转弯处那迎面而来的慈祥



石瓦流年



长凳
 夏夜里总喜欢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数星星 奶奶在一旁摇着蒲扇
 我摸着长凳边上的年轮 笑着说它就像奶奶脸上的皱纹



瓦垄
 层层青瓦 细细青苔
 屋内的家常 家常中的温馨
 乘着淡淡炊烟荡漾



胡同
 走进胡同 总仿佛听到一声声呼唤
 总感到有一只手拉着我扑进家门

物语乡愁

倾听蛙鸣

傍晚的乡村,是一幅柔和、恬静的画卷。是一支清丽、婉约的田园牧歌。蛰伏了一冬的蛙们,像音乐师在琴键上试弹的几声清音,又像花季的少女羞怯、含蓄的几句妙语。从田野的角落,荒芜的草塘里,抑或是某座矮山的脚下,零零星星地传来几声清唱。给人一种拥抱春天的欲望。

黄昏如贪玩的孩子,夜如母亲的呼唤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静静地枕着如慈母般温馨的夜,美美地进入梦乡。在甜美的梦中感受蛙敲打的鼓、弹拨的琴。这些就是我刻骨铭心的乡音。

在最靠近蛙们的地方,是生我养我的故乡。二十多个春秋的飘泊,我在故乡---他乡之间游弋。像一条纽带,蛙声成了我与故乡的唯一。我常常想起故乡那温馨而美妙的春夜。像偎依在母亲的怀抱,用整个身心去倾听蛙们的歌唱。老屋的窗外,是空旷的田野、是歌的世界、歌的海洋。朦胧中,蛙声由近及远,此起彼伏,时高时低,像远古的风缓缓而来;像古筝之音弹唱;像叶笛之声吹奏;又像人类的祖先在低吟或呐喊。我的思想,我的灵魂,就在这半睡眠状态中,聆听到蛙们激昂而又雄浑的生命进行曲。很难想象,世上还有谁能完成如此精妙的音乐杰作呢?

感觉蛙声抵达心灵的过程,是一种十分美妙的享受,是一汪洗濯灵魂与心欲的圣水!

倾听蛙鸣,我已深入亘古的乡音。



一颗枣树

我家院子的东南角,有一株枣树;据说是爷爷年轻时栽下的,有电线杆那么粗,五六米高。每年都抽新枝,越长越茂密,果子也越结越多,让我们一家人一年更比一年欢喜。尤其是夏天的傍晚,我们总爱把桌椅搬到枣树下,一边吃饭一边乘凉,尽享天伦之乐。

每当枣子长到花生米大时,我便常常爬上墙头,绕枣树转悠。一是欣赏枣子的丰厚,二是在伸手可及的枝丫间摘下一二粒解解馋。那青色的枣儿,吃在嘴里涎溢溢的,还带点儿青气。

枣子收获季节,远远望去,那满树的枣儿,在阳光的照射下,粒粒饱满而红亮。浅黄的枣叶被微风吹拂,闪闪烁烁,愈发使那大红枣儿增添了许多诱人的色彩。摘枣这一天,是我们全家人最值得庆贺的日子。父亲把枣儿全装入系在身上的蔑篓里,我们在树下干瞪眼。只有当父亲用木钩子把远处的枝丫钩往身边采摘时,不小心碰下来一二粒枣儿,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争夺的目标。若有幸抢到一粒,马上往嘴里送;那枣儿的味道还没吃出来,枣核却早已吐出不知去向。反正枣儿是甜的,谁也来不及慢慢地品尝、咀嚼。邻家的小孩也远远地在院门口站着,用一种羡慕、渴望的眼光看着我们。这也是我们七兄妹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。

父亲就这样一篓一篓把枣儿从树上摘下来。而母亲接过父亲摘下的枣儿,很快便倒进房间里的箩筐中,把它锁起来。等到第二天黎明,母亲就会把它挑到十多里外的圩上去卖,换些油盐、针线什么的回来。

岁月深处的那一株枣树,是我灵魂深处的一支歌……

